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瞿槐

謄録監生臣瞿一鑄

集部六

東江家藏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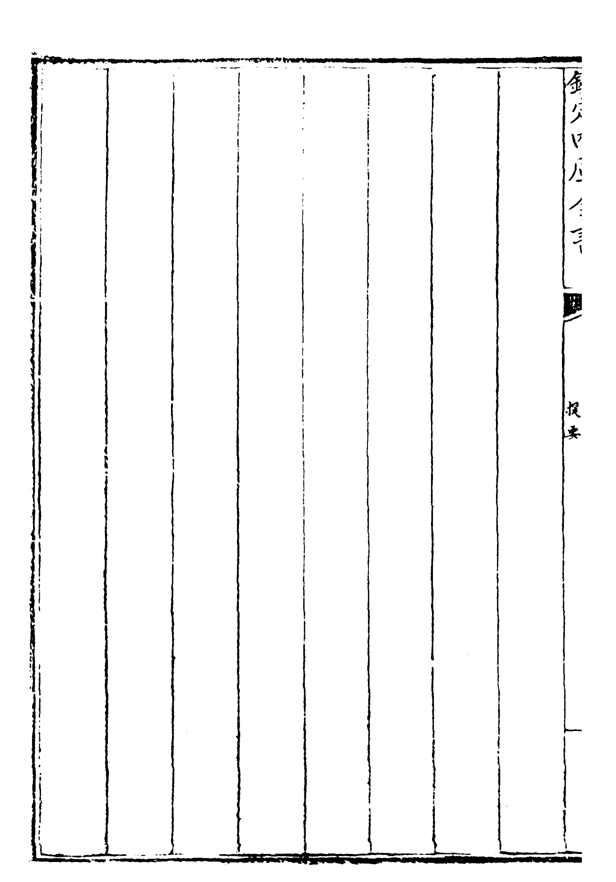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明顧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録是編凡山中稿四卷為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稿二十九卷為中集乃既仕後作歸來稿九卷為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為精審又

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為其子孫所續輯令已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練淳雅自嫻法律當時何李崛興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瀾氣焰未能極俶奇偉麗之觀要不謂之正聲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乾隆四

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江家藏集卷一 初集一

明 顧清 撰

山中稿

賦三首

夢萱賦

教諭李大經先生一日召清曰吾官晉江時夢吾亡親明日而吾弟縉紳至感而有作和者數十人諸體

畧備聞子學楚騷其為我賦之清曰唯唯

吁嗟先生之苦心兮切獨懷此春暉縻官程於遠道兮忱壹欝其含凄睪芳華以凝睇兮睠浮雲而徘徊白日忽以晻微兮蹇獨寐而增懷聽啼鳥之啞啞兮泪汪浪而隕顋展轉反側望以永絶兮息愔愔而漸微精真互以專結兮怊荒忽而遠馳烝浮浮其不自制兮又孰知余行之所歸剛風欻其北起兮若先子以往路淩滄溟歷浮丘兮指舊鄉而徑度固化人之不可誣兮千里超

於跬步覽松楸之靡靡兮門閭偱直而將將忽回互以自迷兮混存歿其茫茫紛駿奔其合沓兮覿慈顔於中堂儼脉茵之初劌兮刀圭羅列而扶將氣奄奄而就盡兮心惓惓而不忘撫蘭枝而垂涕兮言縷縷其孔詳曰至親惟兄弟兮本一氣之流通惟形骸之有隔兮遂胥遠於厥終毋晝而心兮鑒於角弓以毋視弟兮以殊爲同偱厥垣墻兮先於乃宗痛誨言之不可繼兮方擗踊而號慕金雞嘐以戒旦兮恍天涯之如故心怦怦若有

忘兮魂搖搖而不寧渺泉臺其十稔兮何兹夢之孔明增傷永懷鬱其不解兮泪終日而縱橫蒼頭走以折趾兮報南来之行李闖然入户兮厥維母之愛子登堂執手兮且驚以喜汝来何時兮我夢如是信誠思之感格兮非骨肉又何以及此申詩自表兮永於厥思精靈不可數聚兮冀徽音之匪遺余既承先生之話言兮又竊誦其歌詩撫瑤編而遐想兮儼前哲之遺規惟孝惟友兮邦家之基惟國天下兮舉此而施前千齡之既往兮

後百世而如斯南陔白華增我悲兮其將與斯文而並馳者耶

感春賦戊申二月朱原誠樓上作

曰余生之泯泯兮忽盛年之已過閱六籍以探討兮竟淹留而蹉跎仰前修其日遠兮中宵起而浩歌昔余識此塗轍兮謂國都在吾目中鳴八鑾於康莊兮挾千里之長風左王良為執靮兮養叔右而櫜弓日騑騑其長鶩兮又焉知途之窮覽吳會而左旋兮吾乃臨乎江之

滸洶洪流其若山兮魚龍吼以馮怒江妃既受詒兮又無方舟以濟渡車既推而馬罷兮僕夫睊以相顧邅吾道於中野兮聊弭節以逍遥歲冉冉其將暮兮恐下女之有遺靈禽躍以先後兮若先予以往路非予心之不臧兮終偃蹇而回亙旋吾轅而太息兮吾乃今始知余之詟小固不可遠到兮固吾猶鈌馬遡回風而低垂兮悼吾淺之為也予既靡旌而卷旆兮固人之嗤也鵬翼之毶毶兮夫固未任高飛不量時而輕舉兮遭飛鳶而

制之訔予旣昧此義兮諒宜兹及也往不諫来可追兮
曰維其棘也松栢偃蹇兮嚴霜降而愈剛玄豹伏匿兮
固將潤其文章苟中情其洵美兮曰摧折庸何傷繄余
馬於文林兮埋余輪於藝圃結良朋於青史兮拜嚴師
於丹府静以為主兮勇以為徒敬以持之兮千里長驅
將憑虛高舉厲於八極兮豈惟跼蹐乎一隅感至貴而
悲時邁兮逝矣吾將行惟秉心之或非堅兮懼有初而
靡成申誦言以自詔兮尚無辱於同盟

雪賦庚戌十月十九日大雪在子南館中作

維天地之至富分四氣以成功首青陽而素秋普萬化而未窮積秘府之珍藏乃盡出於玄冬於時天意曖昧陽烏藏精江山慘淡鳥雀悲鳴蓋滕六之揚靈也須臾雲集六合迷冥風凄凄以戒寒雨霏霏而先零始飄揺以若無終坌合其如雰拂鴛瓦以零亂闞朱戶而娉婷颯然而下兀爾而停揖讓容與久而未行忽亂擲其若怒倏遠去而如驚疑緩而急若縱而横態狀千變莫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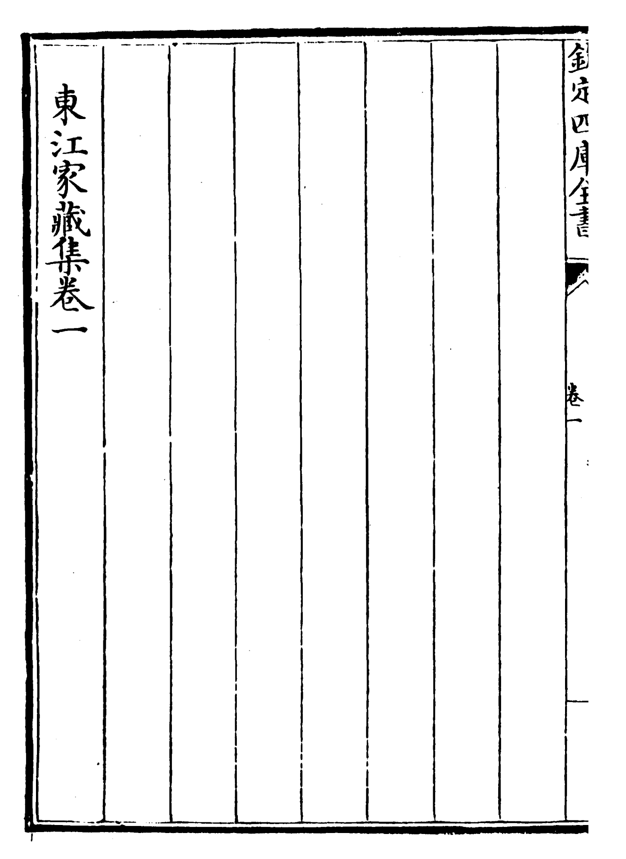
殫名豈有物以使然諒剪刻之無能何體質之純潔通表裏而精明被四海而有餘落九天而無聲類有得於大道恥聲聞之過情其著於物也龍從雲鬆初纖後穠有均厥施不強其從惟與物而無心故有形而必蒙陰崖沍以先積陽坡燠而後鍾洎一氣之旁達納萬象於鴻濛於斯時也若木收耀燭龍潛蹤九野漫而莫辨八紘混而同風盤古開天而自惑神禹委鍤而休庸彼甘公之與章亥又何以度乎南北之與西東爾其喬松脩

竹怪石枯枝層巒疊巘斷岸回蹊城郭綿以連亘樓閣互以參差咸改貌而易形各獻巧而呈奇或虎而伏或鸞而棲或龍翔夭矯或鶴舞襹褷瑤琨棄而載塗組練長而被隄踈者以密直者以欹汚者以潔險者以夷丹青為之失色糞壤藉而生輝爭耀目而動心咸可駭而可疑乃命吾舟乃脂吾車尋詩人於灞橋弔隱士於西湖登太白之高峰望天驕之所廬氷峩峩以若山雲慘慘其愁予飛千里而不留積累冬而未渝顧頃刻之難

任馬中郎之久居彼遠畧之是勤豈茲憂之未虞旋吾轅以南征訪重華於蒼梧雲冥冥以相感風颼颼而與俱東望暘谷西覽坤隅俯一白之茫茫想淳風於古初於時蝮蛇遁形封狐屏跡炎烟廓清萬里如一嶺五嶠以波湧桂千峰而玉立信一氣之孔神蓋無遠而弗及悲往轍之難尋將返予之故鄉歷九疑而洞庭予乃臨乎沅湘鳥不飛兮山空水無舟兮江長哀靈均之忠䰟與龍蛇而並藏彼荷衣與蘭佩又何以禦此寒涼遡回

風而長歎見藍關於左方憶韓子之南遷嘗於此乎徬徨感哲人之多罹涕雙隕其汪浪意迷惑而不分將往訊於亟陽忽抑志而自思曰吾行其已周及春陽之未睎吾將覽于皇州銀臺隱而倚空瑶宮矗其雲浮彼竭力以勞民此無營而極休消百沴於窮冬兆豐年於西疇千官抃以稱觴九重莞而褰旒於是乘鸞輿登龍樓承天慶敷鴻猷賑閭閻之饑寒卹囹圄之纍囚法平施以治民返質素以自修乃命梁園之彥郢客之儔發陽

春之雅調奮白戰之奇謀餞玄冥於朔郊賓勾芒於盂陬俄而曜靈東出霈澤滂流九衢盎其如春都人聚而歌謳懽聲雷動和氣雲游然後知聖人同天下以為樂而江湖之遠徒自歎於淹留也


東江家藏集卷一

東江家藏集卷二 初集二

明 顧清 撰

山中稿

詩七十一首

陪芸軒觀海宿村家紀事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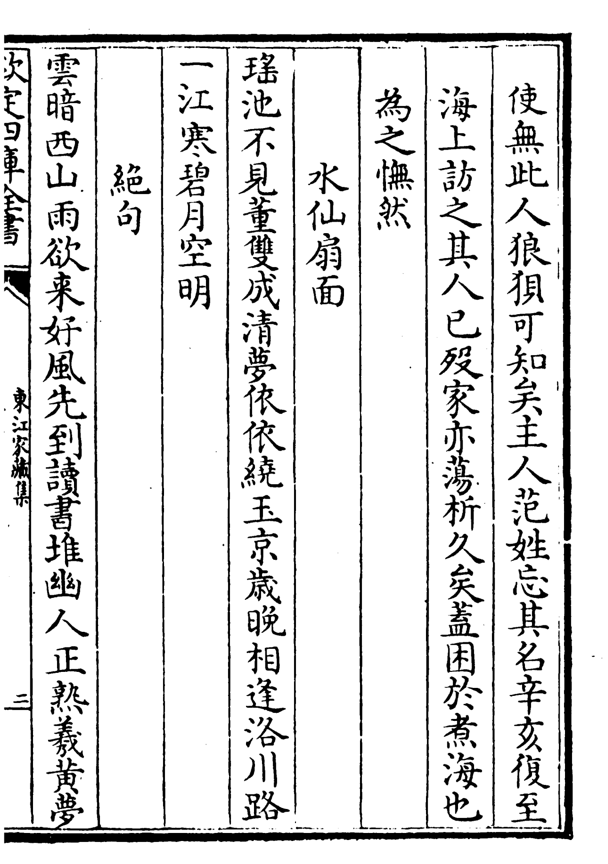
三月吳江上垂楊作意青兩堤煙冉冉一路雨冥冥客況今初識舟行未可停漁翁不愁懼獨立釣前汀

雲合天如冪江翻浪若飛衆山當晝隱孤樹入煙微舟楫危前路庭闈感昨非不知天早晚時見牧童歸

暝入空江路茫茫問所投電光時掣飲雨勢欲翻舟鴻雁鳴何及蛟龍怒未休前村有燈火漸近復生愁

中流失舟楫一瓠千黄金風雨江村暮野人懷顧深霑免僮僕懽會洽朋簪惜哉漂母意當者非淮陰

是日過黄浦即雨暮抵村家雨稍歇主人出迎予辭之而主意甚勤既登岈雨作如注明日舟中水没足



使無此人狼狽可知矣主人范姓忘其名辛亥復至海上訪之其人已歿家亦蕩析久矣蓋困於煮海也為之憮然

水仙扇面

瑤池不見董雙成清夢依依繞玉京歳晚相逢洛川路一江寒碧月空明

絶句

雲暗西山雨欲來好風先到讀書堆幽人正熟羲黄夢

亂揭牀頭書卷開

庚子秋日書感

槐花如雨落秋金睡起憑闌思不禁滿地緑陰容我懶一篇長句向誰吟馬因捷步翻成蹶水到無聲始是深世事相逢已如此此生何必漫勞心

是歲提學廣信婁克讓先生以予輩從巡按選入學抑不予鄉試曰入學不由正途出門便差也

送沈惟馨赴舉和陳剛中韻

朝陽有鳴鳳高岡有梧桐男兒生盛時肯負氣吞虹君
不見飯牛者長歌白石齊東野堯傳舜繼雖不逢奮起
猶能奠青社又不見和氏璧胚胎本是山中石鐫磨一
日過良工遂與鎮圭登紫極絲衣采采青於藍江邉握
手皆停驂便登萬里道肯戀一夕談長風巨浪在足底
尊絲菰米焉足甘送子出九山山鳥鳴間關官亭楊柳
不用攀笑指孫鷄青雲間送子涉瀲湖畫槳搖清波鳳
山回首何嵯峨袖中雄劍鳴蛟鼉雝雝鳴鳳菶菶梧桐

一川秋水兩腋清風輟耕庚門朧獻賦長楊宮干羽舞兩階日月明重瞳雲梯一回首擾擾多沙蟲嗟我此行不得相從兮但虛牕静夜夢想秦淮四壁之高峰秋風好消息早寄南飛鴻

沈惟馨之赴舉也予既有詩和陳剛中韻送之矣今再寄七律一首

鳳凰臺下簇雕鞍臺上雲封十二闌日炫龍光鍾阜曉空蟠虎氣石城寒淩風有夢排天闕鞭石何由泛海瀾

吹徹紫簫天似水月明猶想獨乘鸞

題竹

兔頴涼分月䰟鳳毛寒濕松烟日暮白雲飛盡一天秋色蒼然

枯木睡禽

皇仁覃八荒虞網解三面小鳥深山中獨宿不驚眄

詠二喬得真字韻

銅雀金陵總未真六朝花月幾經春闌干誤喜逢傾國

却是丹青卷裏人

北壇齋宿

初月明遠樹繁星麗高空清壇矗紫垣周道蟠青虹地勝宅壬坎木秀扶杉松惟時八月初萬象呈秋容長原鎖寒碧乾樹明新紅嘉穀卧連野敗稂枯作叢歲功奄銍艾吉日臨著雍時祀不敢後冠葢来童童儆名繁官府將送煩僕僮追隨縉紳後周旋尊俎中仰瞻霄漢間神光煜昭融駿奔既肅穆對越何昂顒官備物有紀夜

寂天無風清樂發絲竹嚴令聞鼓鐘籩豆紛夙飣醓菹
簇時供長煙起葦炬晝燭輝雕龍霓幢隱雙鳳雲軿留
六龍和熙洽幽玄蜚蠁聞蒼穹由來誠敬孚不在儀品
豐吾聞古王都右社而左宗宗以明祖德社以昭神功
民非土與穀生養安所從所以古至今嚴祀無終窮吾
侯素勤理祀事尤寅恭飲食神既嗜苐蝦宜来崇君看
秋野間萬寶如崇墉百室會盈止醴醪各迎逢閭閻禮
讓行囹圄蕪苔封神功不可忘允侯誠所通作詩紀盛

事竊效康衢童

破鏡篇 有隣婦再適而還省其前姑者感而賦此

破鏡寧終破不願重入奩斷絃寧終斷不願鸞膠粘人生一生惟一死此身豈可輕相許因循一語涉狐疑死向重泉作羞鬼所以古志士跬步不敢輕譬逢三岐路熟問乃敢行屹立萬仞岡決眥孤風生乾坤落落一身遠風塵泯混雙眸明古人已去不可作末世吁嗟輕唯諾昨日仇讐今友朋朝哭泣兮暮歡謔凉風蕭蕭吹客

衣蒼茫歳晩孤鴻飛梅花夾道慵舉首涕泪滿襟懐昔時我傾天地間萬事皆從傾有始必有終不作風花片隕然百歳中永絶癡兒面君不聞蔡琰胡笳十八拍千載英雄泪如霰

征婦詞

銀燈花落夜遲遲最憶燈前笑語時哀樂易遷驚逝水關山無路怨娥眉風沙漠漠人何在星漢迢迢鵲亦疑見説天山弓未掛敢將清泪浪沾頤

村居雜興六首

屋東小隄長半里踈柳成行蔭秋水無風時復一葉飛有風終夜鳴不已

庭前薔薇好枝葉初秋落殘冬更發雖無顔色媚西風甘與貞松待霜雪

石榴經霜紅滿枝前年三月移根時珠囊玉醴纎手擘幽人為爾驚棲遲

盆池養蓮期看花兩年不發吁堪嗟浮萍葉死水痕長

微波蹙蹙跳魚蝦

梅花吾儕之故人寂寞短籬今五春遲喚南隣錦囊客

月明為返羅浮魂

靈均沈湘陶令死籬下寒香久無主江邊一笑倚清秋

爛漫西風幾今古

秋夕露坐作

玄天大無匹要亦有窮處不知窮處外曠莽復何寓茫

然仰太虛嗒爾消萬慮規規塵網中齷齪焉足諭

登夏時茂澄碧覽翠二樓

澄碧高樓三泖東闌干如畫倚江空風傳鶴語灘聲靜潮挾龍腥海氣通萬象盡沉雲影底八牕都在月明中拋書便作南昌夢秋水長天一色同

越水吳山指顧中虛簷百尺臥元龍都將宇宙清明氣散入江湖礧磈胸天末鳥飛雲淡淡海門烟散樹重重若為借得湘妃瑟鼓向江南十二峰

寒夜

晚雲欲雪寒糢糊微月遮明光有無枯桑林頭北風急山鬼叫嘯林鵶呼此時柴門寂如罄借問夫子何為乎一盞油燈照虛壁夢在洙泗談黃虞

夜半燈盡作

寒雞聲啾啾陰墻明殘雪推牕月當户始聞二鼓歇殘編有至味龜鼎芬在列夜闌燭復盡此意誰共說嚴風逼兩袖攬衾更騷屑

雪中對客

茅屋無風已自寒客来飛雪滿遥山相看只合圍爐坐欲去誰能放棹還梅蕚映空增悵望松枝低檻故闌珊平生陶穀多才雋愁絶佳人一笑間

除夜

更無栢酒共桃符一卷離騷伴竹爐短褐有情憐歳月敝冠無恙笑頭顱白波東逝傷心逺青鳥西飛入望孤久卧滄江慣愁思不將明日問榮枯

辛丑春夜聞雨

破屋寒多怯夜眠驟聞鳴雨更欣然已拚牕下琴書濕暗喜庭前草木鮮簷溜不齊時點點燈花無謂故娟娟清時美景雙惆悵臥聽淋浪百慮煎

遣興

門掩青蘿月牕含緑樹煙吚吾閒白晝寂寞任長年荒野無窮日滄江不盡天傷春復懷友悵望一凄然

緑重墻頭柳紅欹谷口桃燕輕翻水捷鶴暖入雲高好景宜佳句殘尊有濁醪故人滄海上相憶釣金鼇

雨不止

細雨久不止江皐泥漸深出門妨散步隱几獨長吟柳重墻頭壓苔添石面侵煙雲方滿眼花鳥莫關心

春日將適郊外忽暴風阻行

二月六日天氣惡捲地黑風吹倒人却看花柳俱無色忽訝江山不似春高臥野人滋懶散欲飛燕子自逡巡

東園有約不如意須待來朝理釣綸

寫懷

美酒新豐市輕車洛下城星霜悲聚散寒暑遞枯榮彤管三十字青冥十萬程遼天来去雁華屋短長檠烟柳風中亂溪雲席上横西山朝有氣北斗夜無聲病得休文瘦貧看季子輕幾年嗟敝褐此日笑長纓茅屋依江静林花近眼明芊綿随緑草悵望聽流鶯畫虎將焉用屠龍竟未成扁舟徒漾漾春水故盈盈尚覺乾坤大空餘夢寐清一枝原樹鷃百丈海天鯨落月愁何奈滄洲歳屢更途窮滋懶鈍時屈藉幽貞雅鄭難同調梟鸞本

異鳴永懐萍泛泛敢謂鐵錚錚遇竹時題句逢鷗且問盟茂先如可作雄劔在延平

春日雜興

東風一夢過南園吳水吳山興杳然經雨落花還似錦弄風柳絮不成綿林猨夜嘯空哀月江鳥晴飛欲傳天處處蘭橈移白晝邊生終日枕書眠

羣山西北翠如煙三女荒岡草樹連瑤井鶴鳴凡幾歲碧潭龍去不知年潮平滬瀆城頭月花落雲間洞裏天

千古廢興如昨日幾回𢡖下掩殘編

泛觀今古不勝哀又向江邊步綠苔曾見楚兵回栢舉

誰教越女上蘇臺君臣得失餘文史羅綺繁華偏草萊

最恨鴟夷五湖去胥濤空湧浙江雷

千雉孤城枕碧流晴天望逺自生愁金羈絡繹花邊馬

玉霧葱蘢柳外樓何處健兒誇仗劍時中人江直方開邊幾年漁

父獨垂鈎白鷗飛入蒼烟裏目斷斜陽送去舟

環溪十詠得蓴菜

秋風吹嫩碧溪蓴春韭寒菘别置倫入手細牽青不斷盈筐滿貯緑仍匀許同玉膾成雙美未數金盤饌八珍多渴長卿愁内熱謝他清淡養天真

錦衣歸釣圖

天上歸来錦作袍呉江春水泛蒲萄傍人未識扁舟意猶道先生學釣鼇

八月十五夜

月色好如此欲吟誰起予鈎簾望南極散履下前除潤

氣連滄海浮光混太虛曠然心境會端坐念玄初

秋興和芸軒韻

海嶠千峰挿漢齊每因松竹問幽棲江山舉目成圖畫天地從人作品題身隱不妨隨鹿豕門閒應得長蒿藜何須綠野功成後始是黃粱夢破時

伏雨闌風日未休越山吳水共悠悠鸞書不返瑤臺暮雁陣爭回碧樹秋㡌裼有情依客子斷碑無主怨王侯平生宋玉多悲感擬脫青衫趂白鷗

碧海縈迴天際還海山青翠東連環銅城北望三千里
金斗西横百二關落月有時聞畫角夕陽何處倚危闌
清江面面芙蓉滿安得凌波却暫攀

冬至書懷 是歲九月初連雨腐稼明年壬寅大饑米石至千二百錢

陰盡陽復回年華遞相促明燈坐深夜長歎拊髀肉憶
昨童丱初未念寒與燠依依隣舍兒游嬉日相逐九齡
事書史稍解知撿束十三文義通孜孜務磨琢維時心
尚孩寒暑迭相續逡巡隣弱冠人事有顛踣舊業竟蕭

倐凄然泣松竹繫名庠序間晨暮恒碌碌夙心雖未改
奈此塵囂瀆翻思少日誤閒暇安可復今年值霪雨
積潦彌旬朔荒居迫沮洳下牀水沒足魚行僅兩月
閟絕每思哭侵冬始安居卒歲已無穀匆匆日復日
不覺流光速朝來日長至推枕乃驚鹗清晨隨冠冕
州衙拜黃屋於惟萬乘尊至德春同育顧茲歲小歉
聖心已煩慼恭聞遣明詔四出洗寃獄人和天乃應生
意豈長鞠惟應西江水不及轍中涸歸來茅屋底寂寞

對僮僕仰看天意愁雨雪交相屬侵陵及蘭蕙摧壓倒
松菊海宮東南天一望雲彌目傍村八九家悄若住空
谷往來迹已斷況乃相賀祝物情厭荒落天亦恨幽獨
閉門日易暮忽已見燈燭所思渺雲漢誰與論心曲須
㬰雨聲歇飕飕風簌簌夜久寒轉嚴指直不敢觸寒爐
撥殘灰邈矣拱先躅因思古達士涉世多翻覆譬之百
鍊金歷久乃精熟蹇予沙礫姿敢爾恨幽辱顧此年歲
長便便止空腹烟雲方滿眼何時見清旭維東有滄海

浩漫侵坤軸其上通星辰其下連河瀆吾將駕靈查一訪巫咸卜

海棠四首

濯錦江頭富貴花何年流落海天涯玉人二八空閨裏歲歲因君感物華

屑玉塗坯艶一叢内園開處錦屏幪何人錯認楊妃醉泪濕春風憶夢中

日暖風暄人意慵海棠正向此時紅誰云花好能消恨

花恨於人更不同
香頰潮紅觶翠襦絳唇微吐滴臙脂游絲不動日停午
斜倚東風若有思
通波塘泛舟沈惟馨王大用錢時欽聯句時欽與謙舊字
舟出五里塘迢迢去路長水花紅近眼烟柳綠成行茅
屋依山小汀蘭拂棹香時時見漁父擊楫下滄浪
夢登連閣甚高敞前繞羣山松影披拂簷下真

異境也賦詩八句而記其半漫識于此

高閣淩虚拂紫霄四簷軒敞接連鼇千巖對起龍蛇窟兩足親登鳳鳥巢

相先生具慶堂

堯日仁風遍萊庭瑞氣重康强惟德召和樂自天鍾甲第花迎户高堂雪覆松伯鸞才不衒德耀禮偏恭穆穆金蘭契娟娟玉樹容紘綖催夜績杖屨閱春農景入榆林晚甘回蔗境穠犨纓晨濟濟笙鼓日雝雝偕老無遺

恨傳芳有亢宗巳全三釜養行遂五花封委曲吳江水
微茫泰岱峰題詩遥獻壽春色兩融融

醉書

車不避太行坂舟不辭灩澦堆男兒生不履窮途一生
肝膽何由開君不見東曾緼袍子君不見南海伏波老
二旬九食未為病白頭意氣日矯矯英雄未遇龍蟠泥
他日何緣悔曩時逝將白石礪吾齒饑來快嚼南山芝

巢雲為倪舉人賦

越山山人迹大竒卜居直與浮雲齊誅茅不畏虎爭穴
拓地遠教龍擇棲初来尚嫌巾履濕住久更覺青天低
飛旌卷旆互明滅松牕石榻同凄迷時時紫翠落書幌
往往空青霑杖藜山人前年不出山丹崖緑壑時攀躋
半節横絶隴頭路一犂耕破芝田泥今日山人振衣起
飛雲萬里隨東西翻騰百川雨九土變化豈復知端倪
雲兮能舒復能卷世間萬事如蓬轉巖崖霄漢各有時
男兒那得長偃蹇作歌贈君殊短短功成舊巢莫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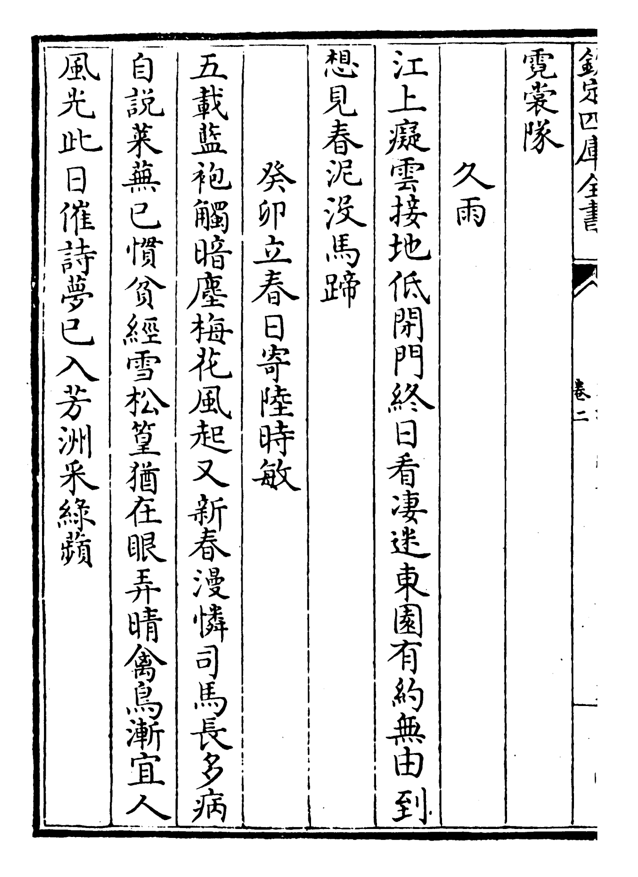
嘗㕓得麻字

旋拔霜刀剖玉㕓清甘入口四筵誇憑君莫問渠家世見說青門又種麻

待月軒為錢塘沈廷璧賦

高軒峨峨臨水開虛簷四敞無纎埃主人為此興不淺要待嫦娥天際来晴空落日清如洗遠水微茫翠烟起清簟疎櫳半捲簾思入滄溟幾千里滄溟迢迢天漢東玉蟾戲水龍王宫清輝只尺不可覩幽情爛熳迷雲空

有時掀髯琢詩句烏鵲啁啾隔烟樹長吟呼起白鳳来恨不同飛碧霄去有時憑闌吹洞簫簫聲幽咽驚潛蛟倦来夢入水精殿寒光百道飛銀瑤香殘燭冷催更鼓遐想蒼茫極今古牛渚金陵夜夜天風流百世俱塵土感時撫事情依依東望蓬萊意轉迷繞闌風露不知冷隔水松篁應慘凄錢塘亦是三江地風景尋常接宵寐撫卷知君信可人不覺神飛渡江滋我歌待月篇月應解我意不用闌干苦凝睇少遲銀橋天際起與爾同舞



霓裳隊

久雨

江上癡雲接地低閑門終日看凄迷東園有約無由到想見春泥没馬蹄

癸卯立春日寄陸時敏

五載藍袍觸暗塵梅花風起又新春漫憐司馬長多病自說萊蕪已慣貧經雪松篁猶在眼弄晴禽鳥漸宜人風光此日催詩夢已入芳洲采緑蘋

初赴舉時賦七律一首留别諸公適時敏以詩

來即用其韻

同時濟濟盡英才況復清朝景運開幸與諸公作先路

敢期三策便掄魁秦淮山好天開畫揚子江深地走雷

應到高秋明月夜思君直上鳳凰臺

奉餞郡守稷山王侯得鳳字

南薰不入虞絃弄兩岐毎詑漁陽誦豈知三年東海頭

黍稻連雲繭如瓮皇華問俗已知本丹扆思賢毎勞夢

雙旌此去誰能留矯首梧岡聽鳴鳳

初舉不第却回書所歴

潛魚不出㵎棲鳥不出林不因風雷便豈識天地之大江湖深天風颯颯吹黄梘江船擊鼓凌晨開便為萬里客豈復兒女猜雲帆悠悠渡三泖已覺從來雙眼小暫然一瞬出㵎湖使我塵襟豁如掃將軍祠前芳草多陰廊古瓦封苔窠英雄恨殺白衣擄千載此地還來過陳湖北來勢尤大氣象渾疑在天外波光黯慘迷西東鷩

雷噴雪吹腥風同舟十人半失色我疑此處藏蛟龍湖西一帶風初靜呼酒開筵共相慶推蓬又覺眼豁然黄天獨豎天相連向來顛沛幾不免到此始知應自憐出門只尺已如此況乃天涯千萬里何處池塘楊柳青誰家門巷炊烟起依稀漸覺風景佳前頭已是姑蘇臺夫差句踐兩寂寞倡謳市語喧如雷揚帆遥逐東風便不盡平生游覽願扁舟信宿過望亭錫山如畫遥相迎道傍深刻十三字千載不磨賢令名有石大書無錫縣知縣永嘉項公愛民父

毋凡十三字　毗陵郭裏舟初住榆葉零零雜風雨練衾獨擁不成眠是夕方知有羈旅丹陽自昔稱畏途我實初行兼病軀蹇驢登登不能止緣崖歷谷何縈紆日斜憩足句容道尊酒聊將潤枯槁當壚可是臨邛人茜裳廉纖不動塵人言巫山在平地對面已隔黃姑津風塵浩蕩催征馬西望金陵去如寫片雲飛來我已愁頃刻滂沱遍原野道邊茅廬大比拳俛首急入如窮猿蒼皇已識異鄉味栟櫚始知大廈恩行行見說宸居近趣馬

加鞭氣重奮此時天公亦開晴氛埃滌盡穹宇清
中和橋上初登覽目極遥天發深感江山如此不
早來幾向此生虛壈坎鍾山如龍雲際來石城雙
闕中天開固知傳聞不虛假神祖規模真壯哉長
衢蕩蕩平於砥井畫棋分各條理接棟連甍如灌
雲去馬來軒若流水聲華文物競奢豪公子王孫
處處遭佳人總為王幼玉將軍不數霍嫖姚東山
明月西江水盡日尋游看不巳細柳深藏朱雀橋

飛花暗滿長干里自從失脚下青冥往跡回看如
敗枰東書羞詠月中桂鼓棹還為江上行長江三
面山如壁環拱金陵護宸極古稱天塹信非虚自
是荒淫足亡國波平風穏帆檣健倐忽金山當我
面奇形秀色畫莫工信知天巧非人功平生夢想
不可到足慰此行憔悴容南徐自古雄豪地到此
令人益奇氣惜無許渾千首詩洗我胸中不平事
舟行半日下丹陽新豐美酒又聞香同行半是同

來伴相對不言空感傷搴蓬遥指呉門路一片歸心亂雲霧江山不學蘇秦家風景蒼蒼只如故故園到日天已寒江楓落葉秋斑斑青尊提攜湛緑醑故人為我開歡顔西風落日吹芳菊共挹寒香散幽獨困窮拂鬱豈徒爾況我霜毫未應秃君不見芙蓉花生江臯秋風未至寧蕭條又不見千里駒服塩車霜蹄一蹶氣轉加丈夫結束自有地肎學兒女空愁嗟風簾日暮展書讀炳炳丹青照人目臨淵羡魚知已非呼童静掩林間屋

讀莊子有感

落日平林烟霧生西風茅屋短檠明書生已惜三千字狂客猶誇九萬程蠻觸干戈神獨領蜉蝣日月夢潛驚舊游亦有芝蘭契冰雪何人與問盟

少年行

驅車上太行前有九折坂回車下平原畢竟無人輗升高望同行去去日已遠及今努力尚可追西山白日下來時

甲辰九月五日迎司馬蘭亭過蔡廷章宿

岍側野花香拂棹竹間細水暗通船塵中已覺俱成夢
幽處真疑别有天紅飲江村寒睒日翠浮沙市晚生烟
平生不爲躭幽興容易那能到輞川

清霜未降楓先赤紫蠏初嘗菊半黄終嵗只聞田舍樂
一時頓覺市朝忙清晨雁鶩盈前浦落日牛羊滿近岡
爲問東臯有餘地便應從此作鄰莊

感興六首

青皇播羣品百鳥和聲音秋風一夜起繞屋寒蛩吟四時有代謝何況古與今懷哉劉文苑高卧紫山岑

鳳凰長丹穴不識烏與鳶飛飛度中州關山鬱芊綿文翰一震耀百喙起紛然崑崙有瑶樹玄洲多玉田下有醴泉流上有蔚藍天誰能復記憶一去三千年

兀兀深夜坐迢迢千古思棄我萬鎰寶坐此一飯羈前瞻日既遠内顧心還悲蘭荊不同長緑髮坐成絲彦明古烈士誰哉繼餘輝

投鼠且忌器愛牛搏其寅事固有大體一怒安可憑所以古聖哲遠覽窮千齡豈無一决勇而獨務含宏斯人不可作彼夫竟憑陵

椿壽期萬歲龜齡亦千秋傷哉蜉蝣蟲朝生夕不留君子與衆人其道亦相侔計日不計年吾生將安投

不寐起中夜鈎簾坐前楹傍見松桂影仰看江月生銀河正無翳萬里亘天横晶光動左右四闥晃虛明中懷正如此安得謝塵纓

豈無離羣意翛然野鶴姿好山時拄頰幽澗或忘饑心賞丹青會神融翰墨知年來漸成癖無計得中醫

悅清為盧永清賦

永清故家子忠實廉謹室無儋石而百金之託人不疑之善裝縹嗜文字得人一詩不啻拱璧人以是樂予之弘治乙丑歲卒且卒予使人視之屬以悅清詩文置棺中餘無他言其好尚可知已

古松

年來耆舊多零落如此長松見亦稀勁直不隨冰雪困
馨香宜得鳳鸞依流脂化魄皆堪斸墜子成林又合圍
好在主人封殖厚清遊留待子房歸

玉扇墜歌有序

古者中國男女通用團扇團扇之制不便於懐藏故
以組貫物于其柄遇執事則以為重而懸之帶間謂
之扇墜好事者或刻玉石為人物蟲魚之形而因以
為玩及摺扇行此制遂廢雖時或流落人間而用之

者鮮矣予嘗謂天下之變相尋於無窮而大率每變日趨於巧此亦其一也怡柑陸先生嘗畜一墨玉雙魚扇墜繫之摺扇出以索題當弁髦廢棄之餘而獨加賞愛其諸有所感乎因為作短歌以貽之于以見一物之廢興可以占世道之變而世之不諧于俗者又自别有賞音也

天星夜墜烏玉渠靈光化作雙鯉魚目光夾日摇明珠晛岡八月秋氣孤萬夫入水羣龍逋玄鬐著一躍升天衢金索

貫頤來獻俘清風先生坐冰壺掀髯一笑留坐隅被以組綬恩禮殊金閨窈窕連黄樞爾我相倚出入俱自從倭風入中區飄然棄予瓦礫如時移世變日下趨何意更逢君子徒亦知所好非所須意氣相感終不渝河東昔感中廐駒我歌雙魚雙涕濡古人中人今豈無時哉不遇索莫俛首棲寒廬

題梅花仙子圖盛子昭畫 舊藏陸怡柑所正德庚午歸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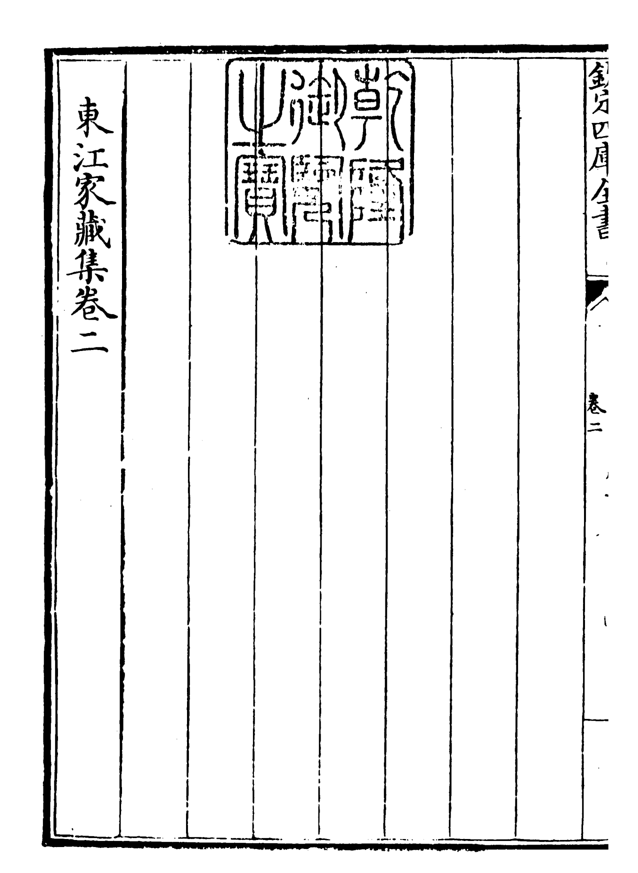
烟林烏啼天未霜落月漏雲金鏡光美人獨宿九華殿

天風吹動金琅璫瑶階露重侵羅襪凍合梅梢不成雪
翩然飛下西湖頭獨傍寒香倚愁絶寒香鬱鬱愁冲冲
冰魂蕩漾迷西東星眸欲流滴秋水霓裳不動縈天風
天風颯颯鳴璚玖欲去踟蹰更回首武塘仙人五彩毫
偷眼方朔窺金桃凌晨寫出一時景清寒入面風蕭騷
蒼苔粼粼白石淨空青暗滴陰崖冷石畔叢篁低拂雲
雲外疎桐落金井翠禽一聲河漢横遼天回首思冥冥
雲樓霧閣渺何許冷蕋疎枝空翠屏美人只今遊太清

武塘遺跡亦晨星悵望龍城夢中路寒綃慘淡來精靈

滿江紅 乙巳元宵

雲月澄鮮重城夜敓滿目繁華正江南春早紅燈初試簾影千門搖粉黛香塵十里隨羅綺論今宵何止刻千金堪遊戲　歡未已愁還繼暗想今年遥憐往歲四時相代如流水上林春色三千里望鰲山鳳輦是何年心搖曳



東江家藏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翟一鑄

東江家藏集卷三 初集三

明 顧清 撰

山中稿

詩五十七首

送高進之入上海學 丙午秋

仚也來時猶稚年雙髻初合未勝冠三冬自解攻文史五色今看振羽翰人欲別時情自惡學粗通處事方難

重來定有驚人句不作尋常子弟看

與曹宗魏高進之酌別 戊申春

小石橋西舊草堂故人停駕速壺觴相從未覺當時樂已別方知此會良潑眼生紅榴萬點涴衣濃綠柳千行舊時遊處今為客怪得尊前語話長

戊申春雨書寓所壁

去年秋旱深憂稼今歲春霖復損苗聖主不應天有譴清時寧許物為妖浸淫便恐魚生釜漂泊誰將蟻渡

橋江上舍前泥一尺掩書終夕聽飄蕭

題張性夫小景四絶句

寂寂空山裏春和草自芳隔溪人不見髣髴喚劉郎

水木陰森處茅堂四五間主人容直造攜手看青山

秋氣著林麓蕭條門户閒兒童拾松子日暮不知還

積雪斷山路柴扉晝不開明朝稍晴霽先看屋東梅

種桂花

桂花分種出蟾宫柯葉雖異根荄同移來植向萬仞峰

天高地濶風露濃柯如碧琅玕纎綱冒出波濤寒榮如藍田玉金刀刻成光煜煜吳剛有斧不敢侵買臣睥睨停謳吟月來清影亦蕭瑟雨後緑葉常陰森我昔游廣寒面受嫦娥訣世間蘭麝竟紛紛天香自與凡花別便須和本移不必凌風折眼明見此秋風前已覺身在青雲邊還將兩袖黃金粟散作竒香徧九天

紀蟬

青林的皪珠月明有蜩夜棲安不驚吸風飲露高且清

忽焉有物來相仍扼吭拊背施五兵失聲長號死復生命已絶兮猶力爭我方撫卷臨前楹聞之惻然起再行脩翎廣顙金黄聲須臾已復不得矜弱肉强食神所憎六王已畢秦亦傾臨危欲援力不能豈獨此蜩傷我情

題宋起周扇今改字天民

馬頭花霧撲春衣馬尾青山步步隨歸去奚童莫催促先生得意正吟詩

阮莊為張信夫題

張郎別墅阮郎琴千載風流此會心認得湖山佳絶處綠楊窄地草堂深

過吳應文墓君丁丑生辛丑擢第知衆强縣年二十九卒

弱齡隨伴走紅塵青眼相看獨有君俯仰十年嗟逝水凄凉今日拜孤墳英雄有恨文章在忠信無憑夭壽分下馬不堪重上馬夕陽回首亂浮雲

己酉西行

出門別親友長揖官道傍送者或低回行者何慨慷功

名來趣人安得戀舊鄉千金裝湛盧萬斛駕艅艎揚帆出三泖淩空度天潢揮刄斬蛟鼉回首招鳳凰浮雲東南來矯若游龍翔前飛若先驅遙遙西北行西北帝王居樓闕天中央年華際太平賢俊爭趨蹌一行策奇勲六轡馳康莊致君堯舜上載歌卿雲章夙志自耿耿況當膂力剛雨過碧天浄月明仙桂香豪飲盡百觚長歌激清商去 去君莫疑船頭起 虹光

梅竹月橫幅

羅浮仙子跨青鸞午夜凌風覲廣寒十二樓中都不寐大家齊凭玉闌看

題扇面二絶句

綠樹蔭重灘平疇繞故山一犁春雨足萬事不相關

敲火然青竹磨刀割素鱗江湖真樂事輸與洞庭人

泗涇曉發時同李天瑞迎提學王先生

夢醒滄江月上初依稀聽得唱吳歈推蓬欲認停舟處已過前村十里餘

泊七寳鎮

春來三月未登山此夜偏舟暫當閒怪底斂光藏不得舟人齊指斗牛間

庚戌初度

三十年前此日中滿堂犀玉動春風桑弧有事盍長歛花甲無情恨轉蓬白日嘯歌天地老青衫拜舞歲時同雲山向晚催詩句目斷天涯没去鴻

春日雜書

雙翼錦襹褷花間任爾棲春來自多雨日暮不煩啼

日日花枝上新聲變轉嬌何如逐鳴鳳天上協簫韶

清晨戒童子竹户不須開昨夜東風悪蒼苔有落梅

庭樹誰教種無端惱客情昨宵牕外雨一半是渠聲

無事盆池畔吹蘋看藕秧金魚前歲放長得許来長

種花種長春君子有深意願得堂上人紅顔亦如是

凡花皆可愛萱草更忘憂未必真能爾聊將慰遠遊

王相之畫石蝴蝶

處士夢中幽意𡨚人衣上春風日午小軒人靜闌干佇立從容

樂歸為張椿庭賦　東海先生伯兄

東皇運玄化百物競華滋金商一司令黄葉滿庭墀大塊陶我形有合須有離古來賢達人此事那能違桓子治石槨三年費鐫追牛山感夕陽哀傷涕沾衣拳拳惜餘日欲作無窮規竟同草木腐千秋有餘悲賢哉椿庭翁洞燭今古非自言八十載不蹈危險機修身慎吾行

大化從遷移幸此手足完庶不慭恩私生予頽然順死

當浩然歸陶潛擬輓歌生與親舊辭司空游擴中酣飲

仍賦詩二子信可人吾今其庶幾酌酒自為奠告終自

為詞琅琅數百言藥石兼著龜春風動歌吹賓從相追

隨山丘及華屋一視了不疑曠然世外遊豈為形迹羈

人生有此身所貴能不虧全歸見其親此樂知者稀尚

懷子與氏易簣閑衾時往者信自賢來日方未涯頗翁

劭厥德優游過期頤

寄張拱辰

納納乾坤一草廬年來踪跡半樵漁龍紋漸澁牀頭劒鴻實虛傳枕內書霜後菊花香未減月中楊柳葉全疎飛書欲共天公語矯首青鸞隔太虛

秋雨三首

江頭雨深泥沒膝閉門十日氣欲塞黃茅斷岸景色異正晝狐狸嘯叢棘騎牛小兒誇慣熟疾走鳴鞭叩牛角幽人拄頰樓上坐欲扠青蛇扶雲破

男兒不學資身策有家不居遠為客年過三十尚塵土屢揖庸兒愧腰膝堂堂白日閒裏過可憐少年難再得嗚呼此道亦未喪且復臨風默惆悵

日暮北風捲地來柴扉無人驚自開黃沙飄揚撃人面起看天色如煤炲此時高堂坐白首弱妻供具正奔走主人酌酒殷勤勸不知客心隨風亂

題柳文裔扇

峥嶸碧琅玕上有棲鳳枝鳳凰飛不還山鳥空愁思春

風開野棠綠蘂含華滋豈無好聲音緘口芳菲時諒無同心人欲語先戚悲佳人惜芳年壯夫懷遠期寧能闗兩翅撲簌蒿下肥

庚戌歲暮在子南館夢二人傳呼入大門數折而東予問此何處曰內閣也方思所以應對者忽聞百舌鳴而寤以詩記

賈董才名愧不勝臯夔事業我何情春風一刻邯鄲路欹枕牕前百舌聲癸丑選庶吉士從左掖門趨內閣宛然夢中境也

辛亥感興六首

六籍無孔孟諸子競為書班馬雄兩漢韓柳後馳驅斯文雖未喪元氣久已殊云胡後來者每變日下趨靡然事華藻瑣甚雕蟲魚杳眇亂人耳黄鍾委路衢時無歐陽子誰為掃其蕪

秦皇肆吞噬王白亦雄哉漢祖仗黄鉞韓彭後先來仁暴雖異趨戡定各奇才悠悠千載下文勝武畧頽貔貅百萬輩孰是長城材虎臥不脫爪天行不廢雷干羽格

有苗茲運久未回
大運日頹下皇風返無期區區二三子乘時各揚眉聲名動京闕舉世欽所為吾覩古人作舉措不如茲悠悠歎升沉我獨傷此時
漢王仗三尺陸賈陳詩書齊客工彈瑟其王乃好竽為業非不精鑿枘將馬如入水須操舟陸行須駕車君看屠龍手終年不食魚
仲淹歸鄉閭榮光照江東散帛分族人府藏一時空明

年買義莊傾槖無吝容向來西山下平田正春農老稚各欣欣鄉里自成風仰止慕芳躅咄嗟吾道窮急湍無漫波高岡多烈風君子抱竒節安能與時同譬彼松栢姿豈雜蕭艾叢水濁不汚月道喪身乃窮誰云唐虞逺大運不再逢

夢入大第若官府有冠帔如命婦者肅容出果實為禮皆大如瓜將别贈以硯其言意之委曲不能詳也記之以詩

海霞流光五色爛瑶花風吹香不斷曲廊轉入迷近遠
朱簾素壁光凌亂青衣傳言鳳凰囀雲鬟十二梳未徧
金龍水寒粟生釧銀屏窈窕深不見朱扉啞然開半扇
屋梁初日晃如練當軒揖我使我先神清度遠不敢眄
遺我五花文玉硯雕盤異果珠琲粲入手光輝不能辨
鳴鞘一聲來天上回身蹋破梅花帳

題吳子南梅花扇

一枝清絶傍瑶池消息須從雪裏闚待得玲瓏開滿樹

狂蜂浪蝶已能知

篛屋為徐大章李父廷実賦

徐君愛竹如愛玉種竹成林密如東林林間結屋三四楹自說此生心事足闌干一徑曲復曲落翠飛青暗人目我疑月明深夜中定有青鸞屋頭宿青鸞飛去久不還滿林翠羽秋闌珊時時一羽落書幌清氣逼人毛骨寒前年識徐君傾蓋即知已坐我篛屋中焚香拂素几彈琴瀹茗終日留知我愛君清莫比雲萍一散雨經秋春

風想見林塘幽晴牕展卷對圖畫使我東望心悠悠山林詩酒自真味江湖風波多隱憂洛陽紅紫易消歇冰雪此君宜共游呼王猷招蔣詡便合屋中連日住明年騎鶴上揚州碧雲回首知何處

花見羞後唐明宗淑妃王氏也予讀五代史感其瀕死為子乞命數語故為賦之

花見羞問汝何時生不得見爾面徒聞誇爾名爾名至今猶在人爾貌當時知絶倫花見羞雙蛾綠出侯門入

金屋君王本代來不識中州曲風塵一朝起零落隨馬足隨馬足事已非果然摧眉伏沙泥游䰟茫茫逩青塚羅衣血染何當歸花見羞入黄泉生時花應妬死後花反憐花謝枝頭子還結妾死心事誰當傳君王墓草埋寒烟春風麥飯灑誰邊花見羞恨千年

賦得碧甃寒根壽胡友松

曲廊陰陰清晝閒砌臺亂迊苔花斑蒼龍何年蜕寒骨化為古松根屈蟠百折不能去回戈折戟相撑住突然

奮起石為裂散作孫枝不知數堅剛不容螻蟻穴正直

默有神靈護主人自是華陽仙雙瞳碧色耳垂肩平生

丘壑有深癖愛此松根時醉眠薰風四月日正長松陰

滿庭天氣凉我來壽君勸君酒摩挲鐵石龍鱗香松兮

歲久根益深流膏滲乳日侵潯更千年後重相尋為君

斸取根下苓采花釀酒共君斟飄然輕舉紫山岑

友松諱澄方面疎髯龎然福厚人也予與其子以祥

游故往壽之同會者王鶴坡良佐戚龍淵舜和姚經

憲平夫侯司訓公積嚴潤菴以德予與以德連姻自此日始俯仰三十有三年矣追思往跡為之悵然甲申端午日記

夜泊鳳凰山聞鳥啼有感

吳蠶三眠欲上山吳禽夜啼吻欲乾啼言摘山須看火天欲明時啼更苦傷亏傷虎人物同此鳥前身是蠶女青樓美人紅錦帷歌舞歸來月已低銀釭斜明照春睡問著摘山渾不知

節庵

君不見徂徠松四時不改葉又不見淇園竹青青傲霜雪
借問二子何能然信是平生有奇節男兒意氣干雲霓草
廬抱膝龍蟠泥廟廊不改巖穴操事在他時人未知

同以祥赴試過張性夫宿

水底雞鳴事有無琉璃千頃浸浮圖眼中便覺塵䴚盡
他日何煩去五湖
落日放舟三泖西紅霞碧浪樹參差輞川風景還堪畫

喚取王維共賦詩

夢破滄洲明月低水村依約有鳴雞江神借我天風便

牆柳枝枝盡向西

楓橋望虎丘

闔閭葬後三千歲霸氣銷沈虎亦亡留得當時舊園寢

重重樓閣祀空王

為阮大經題畫二首

萬里龍沙隔五湖朔風吹雪點黃蘆題詩為問沙頭鴈

來日天驕款塞無

單于羊馬漢臣衣泪洒西風日暮時千歳子卿終不死

白頭知為李陵悲

試後待榜題桂花期顧時亨次舜和韻

花發年年自有時往年空恨得花遲長安歸路天香滿

喚起黄荃寫折枝

憶從年少看花譜數到紅梅已厭遲入手天香笑今日

秋風已過第三枝

為任芸軒題畫兼以識别

先生家住南村頭草堂占絶林塘幽陰森竹樹交户牖
屛居終歲忘春秋家藏舊書三萬軸子孫百世猶堪讀
漁鄉松鄉及薇庵後先聲價遥相屬先生讀書不為名
春秋四十猶閒身彈琴賦詩足真趣壺矢終日留佳賓
晴牕時臨硬黄帖鐵畫銀鉤照箱篋廣平老宋何足誇
高意直與鍾王接新編古製收不遺珊瑚寶樹琅玕枝
人言一字不充飽先生把玩恒忘饑飯生忝是龍門客

十載過從如一日天風吹人不得留只尺遂成千里隔離筵示我古畫圖畫景彷彿南村居青山九點遥相映淺水平橋接芳逕橋上人來知為誰安丘横雲遠莫定山林朝市不可偕臨圖使我心悠哉便須立效報天子還此同歌歸去來

芸軒名志字孝忠能書好文安丘袁澄夫湘横雲顧東曙曦皆芸軒詩會中友也

河間道中遇雪次何汝誠韻

冐雪登車倚酒酣日髙猶自怯風嚴不須更問春消息已有天花壓帽簷

是日五鼔行天明雪滿頭鬢鬆如瑶花俞君世美董君世良相視大笑因賦此壬戌汝誠下第辛丙寅世美授臨江推官卒獨世良以丙辰登第今為大理丞同車四人十餘年閒半入鬼録人生豈足恃哉已巳三月二日東昌舟中識

東江家藏集卷三

東江家藏集卷四 初集四

明 顧清 撰

山中稿

序八首

贈醫士陳世文序 丙申歲作

昔范文正公布衣時嘗禱於神祠曰他日得為宰相乎不許曰然則為良醫乎又不許退而歎志之不就或問

之曰大丈夫懷濟人利物之心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惟相為然其在下而欲及小大生民舍夫良醫則莫之能也良醫良相之喻自古有之然未有視之為一者至范公不得於相始真欲藉之以行其志觀其所謂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戹中以保身長生與夫善救不棄之言將使天下國家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天地生生之徳亦賴以全為醫如此亦何歉于相哉吾鄉自昔號多名醫然類自高貴有迎之者必卑禮厚幣始得

往既至設供帳如待神明窮鄉窶人有未易蒙其惠者
近世金華陳世文始傳其父業來游于茲淳厚樸實急
于濟人有叩門者無貧富貴賤君輒往往而言必中其
肓綮曰此某疾傳某經見某証以某藥療之則良已既
而果然則長揖去從其人酬之口未嘗言錢歷數十人
無失者衆翕然稱之今年冬里人徐氏婦得危疾試諸
醫不效走迎君時病不知人三日矣君至出附子和大
劑投之衆以為不可弗聽卒投之出沫數升病如失於

是衆益稱君之能而陳世文之醫名遂大著于吾松矣徐氏德君不已乞一言以彰之夫君之聞召而不辭急于濟人仁也已人之疾而口不言錢義也視疾必先言其故已定而衆莫能移是又其明且斷也以遠方後進立吾松諸世醫之間無時俗高貴之習而活人之功乃不後之是其人誠有足尚者夫古之丈夫不遇而在下如君者衆矣然多枯槁山林澤不及物范公已遇矣而不至於相是皆有可恨也於是馬上不干朝著之榮下

不為山林之槁志屈而用伸身不遇而澤及於物如世文者豈非君子之所與哉予未能有為於時而又不得陳君之術益於是而深有感焉遂書以贈之且以告鄉之人知醫之良者果無慕於相也

古松詩序

右古松詩一卷古松曹先生示余友山張先生為之圖憲副姚江邵先生為之記古松俾叙其後不得辭初先生遠祖利用顯於宋景德明道間兩使北庭功在天下

其後世自汴南遷於松始家錦溪之上疏其房為十八植松於庭如其房之數更宋歷元以迄於今而亡其六其存者皆喬柯老幹蒼髯翠髮掀舞於雲表由淞抵上洋百里之間人指以識先生家謂之古松曹氏云先生追惟先世積累之勤思不忘以示後人乃以古松自號徵詩於大夫士之能言者歲月滋久遂累軸焉其為言皆淵然其光蒼然其色若商鼎周彞瓌異奇崛稱其所謂古松者至於引物連類規諷去取又皆有風人之

意焉余之所獨感於是者以數百年來世族之富當其盛時列第通都之道接席金張之室園囿臺池極一時之勝者何可勝數曾不再傳而鞠為茂草向之煇霍炫燿於人人者反為嗟咨歎恨之端而曹氏自魏公來二十有餘世矣不惟其譜牒門閥之不墜至觀視於庭除之間者猶不改焉而且以自表焉圖畫焉歌詠而傳其美焉何曹氏之積之厚而繼之者善邪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為祖宗者積於前而子孫者善繼於其

後則其復猶反手也則所謂古松者安知不為王氏之三槐而魏公之業不再振于今也余也志於古者也古之人不可見猶庶幾有物之古者焉而況於名公鉅族之餘使人悠然而深思者其容以無言耶若其昂霄聳壑之姿偃雪凌冰之操龍騰虎拏翻空翳日之奇凡松之所以為古者僕他日相從尚能為先生賦之

送高進之入學序

癸卯秋余見黜於有司歸而上洋高生企奉其父命來

從余游視其貌溫如也聽其言訥如也已而察其行如其貌與言扣其所讀書若獨繭抽絲纚纚而不亂余知其可與共學者自是日相得盡其愚以告之而生亦以余望之厚也早夜鑽礪不半歲而能文章下筆翩翩多可喜者丙午秋余復黜於有司越明年而生角藝於憲臺遂補其邑庠弟子員首尾三年余再黜而生凡再進其時與事之相值若有數焉苟然與又安知余非待生而偕進者邪生之當往入縣庠也以去余遠徘徊不欲

行余慰而遣之曰凡天下之庠序皆學也凡天下之士心志同而聞道先者皆師友也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于四方孟子曰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以生之才且將翺翔于九州以友天下之善士况父母之邦百里而近乎上洋號素多竒士負材能仗氣節以馳騁於當世者前後相望生於余之邑且不難於屈體焉而况於其賢者乎以好善之誠行四方之志雖不識子猶將有以益子而况其同志乎

子行矣子無局局於此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以規矩律身以周敏幹事以平實為文章而又嚴敬以事上謙恭以待人不没没於庸流以成父兄之志此吾之望於子者也子行矣子無局局於此矣於是其嘗與游者聞之相與崇酒載肉賦詩以送録余言以冠其端

送金勉之入學序

金生誠既入於頖宫服其服來謁余玄巾藍袍濟濟如也余望而喜焉且懼焉乃迎而謂之曰子知子之服是

服也有道乎其冠巍後而俯前其為色也玄其衣規上而矩下其為色也紺以藍冠之巍其後也似立志志欲其高也其俯前也似處巳巳欲其恭也其為色也玄玄者天之正色也衣之規其上也類乎知知之圓以御物也其下之矩也類乎行行之方以律身也其為色也紺以藍藍者青之所由出學不可止之義也我國家養士之厚也定厥章服遠稽諸古始近參以時宜斟酌損益至慎且當吏自一命而上雖物采異數而厥制惟均獨

是服也非談詩書履仁義而游于庠序者不得服焉噫
亦重矣士之生斯世而得服是服也亦榮矣吾將欲子
因服而思義處榮而思辱雞鳴而起纓吾冠曰吾苟無
辱是冠與攬吾衣曰吾苟無辱是衣與吾之志無畀吾
之氣無傲與知果能御物行果能律身與心無愧于天
而學果能不息與其取法必於聖賢其自處必自畀下
其為學必自强不息其制行必方其待物必和其心術
必無愧於天理也夫若是其庶幾哉以吾子年青而質

美貌靜而志專其服此誰不宜者然吾弱冠而忝之至于今猶赧赧也故因子之來而發以語子盍以已之不足思與子交相勗以圖厥終不識子之能助我否也生起避席曰敢不敬蚤夜以終斯言於是余囑筆而書之以為贈

送任南村北游序

嘗讀太史公自叙觀其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歷于彭城過

梁楚而後歸其足跡殆半於天下方是時太史公年二十餘迹其所履歷其所感於胸中多矣故其發為文章豪宕不羣若天馬行空人望而不可及雖其才氣有過人者而江山之助亦不可誣大丈夫及壯而遊誠有志者所欣慕也然而羊腸鳥道羸馬塵衫馳驅鞅掌閒望帝城如登天叫閶闔而無由目斷飛鴻心憚落日長風不來龍劍晦澁彷徨躑躅臨歧路而太息鋒鍔以之消真精為之沕當其時壯如伏波不能無感於少游之語

矣南村任孝字以伯兄宦遊于莒而母夫人念之乃促裝治舟出湖門絶大江泝淮而上水陸二千里往省之莒當海岱間春秋時為已姓之國齊桓公之所周旋田安平樂望諸之所馳騁之地南村此行山川之勝足以壯心目解后之遇足以浹天倫其有太史公汗漫之竒而無伏波浪泊飛鳶之慼乎清於南村烟属也而所為往省又清之幼學焉者也昔秦康公送其舅而念母為之賦渭陽清送南村其能已於言邪嗚呼合乎離乎豈

非天乎義理之無垠世途之多岐倀倀乎孰知其無歸乎風雨對牀話桑麻無恙外為我謝先生泰山之雲未嘗不依依吾目也

送柳文裔入館序

先師友蘭張先生豪邁孤特以能詩文名於時四十年既殁其徒數十人隨所得咸克自樹柳君文裔其㝡也文裔於先生為子壻少有雋才部使者某來淞獨稱賞焉由是名動一時以早孤遂棄舉子業讀書耕田養祖

母以孝聞為詩文得婦翁家法恬静不伐薦紳先生皆羆之漕溪楊起東佳士也知君尤深延置西塾以範其子弟卜日將來迎君内弟汝申謂清不可無一言以别清謂士之立身天地間其終身大節有二出與處而已出則居廟堂佐天子施澤當世樹功名於無窮不遇于時則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其身之遇不遇雖殊而所以及人一也自三代衰禮義廢黨庠遂序之制漫乎無存膏粱紈綺之徒溺於習而不知返而世之曲儒自

句讀佔畢之下無聞焉故往往有俊異之質生其間而

而不得成者丈夫而不遇於時則是乃非其責邪文裔

此行其所主既甚賢其子弟又多秀敏文裔之學又足

以成就之一蝸角之榮不足為賢者道而善人之多僕

將預為當世賀也漕溪去大海不數里天晴氣清匹馬

登高會稽雲門木禾鵝鼻諸峰歴歴可指而所謂瀛洲

方丈之屬亦滅没於烟波杳靄間文裔讀書之暇其試

往觀乎洗塵囂於市城開浩蕩之心胸吾見文之益奇

也覽山川以大其文淑後進以廣其學則是行也無不見其可美也汝申欣然首為詩四韻親知復有繼者既成推清言以為序

瑞蓮圖序

凡草木鳥獸之異於常者人指以為瑞亦或以為妖雉升鼎而雊木茁庭而拱此其異而妖者也蓂莢之生階蓮蒲之生廚鳳凰之儀獸之舞此其異而瑞者也均一異而妖與瑞分焉何哉天與人之交感時與事之相參亦

各視其類而已矣故感與應符則雖糞壤之所蒸朽枿之所出皆足以昭靈貺而顯嘉祥而況其泠然清婉然淑皎然而不潰者哉江南之地多陂澤蒲荷菱芡之植動數十里皆有資於民而荷於其間尤可愛當夏秋之交長洲複渚之間紅葩綠葉高下相映舟行其間真不知瀛洲蓬島為何處然以其種之多而見之習也則亦視之為長物而不以為奇獨所謂鴛鴦者乃為好事者所賞拔置之軒檻池檻中以為幽閒之玩蓋以其連莖

異莖蔕萼相倚儷而不眤判而不殊有若鴛鴦之摯而有別焉友人陸時敏家多植之每花時予未嘗不留連竟日也今年夏忽一莖出三花書來請觀予始聞而疑之及往則果然夫蓮於水花為極清濂溪所擬以為君子者今以其多而易之而取夫鴛鴦則既奇矣而所謂鴛鴦者又益之而為三焉吾不知造物者之不惜其奇如是而好事者聞之又何如其賞之也雖然吾聞廣陵芍藥有金帶圍其花不恒出出則其地有入相者焉蓮

之三花亦不恒出出必有所為也予少與時敏遊咸致力於文章蓮之植予舊遊之地也翰墨之餘馨藻繪之餘飾物固當有得之者而吾二人又新比於有司方厲鋭整堅期大舉於來歳蓮其預為吾二人援告也所謂天與人時與事適相會焉豈若商庭之桑穀為沴氣之所鍾而亦豈獻芳妍耀華澤以取媚于流俗者比哉是宜崇以嘉號薦以芳詞發揚川后之靈丕顯上玄之貺以庶幾乎廣陵之遺塵貽美談於鄉國也或曰蓮之花

凡三出予二人當其二置其一將安歸曰物以異為祥一者常也二其異三尤異也吾二人取其異者耳其一固他蓮之所有也抑天地之藏不可以盡取盡則將為造物者尤焉今釋一以示不專亦豈非君子之意哉衆曰然於是予酌酒酹之更其名曰文瑞而首為長句歌以紀之諸公又相屬為詩以和之丁未七月初一日序

曲水草堂詩序

東吳澤國也以水為勝自天目發源歷杭嘉而東五百

里閭迴環曲折若龍蟠地中者不知其幾至淞南而播為二其一北流散行九峰間合通波以入于吳淞其一東流是為黄龍之浦氣勢宏偉實維松之巨川兩川分流夾羣城而東以趨上洋而皆入于海其間迴環曲折若龍蟠地中者又不知其幾葢東吳之秀實在於是而黄浦之一支南入於司馬莊者其曲折尤多人呼其地為曲水村又東吳之秀所會也曲水之南有儒而醫者曰姚君以仁結茅水上教子孫讀書其中澹焉若將終

身者暇日幅巾杖藜縱步水曲問桑麻說耕稼興至則微吟而還或遇漁童樵子與之相應和君聞而欣然亦無忤也西園王一鵬因作草堂圖以寫之南安太守張先生為記而歌之南溪俞允寧和之他作者亦數十家曲水之名遂隱然若晉之蘭亭唐之盤谷矣君之子植復以末簡授余余吳人也吳之水畧知津焉因嘗出濟川泛重湖北過垂虹橋訪天隨故居東上觀瀾亭以臨滄海望蓬萊方丈而想安期羨門子之高風獨未嘗登

君之堂以窮所謂曲水之勝者讀南安之文覽西園之畫南溪諸君子之歌詩恍若神游其間不自知其兀然脩下矣昔蘇子美作滄浪亭歐公未至而遥為之詩況曲水近在吾鄉而其著聞又若是者乎雖詞藻蹇拙不足以追前輩之風烈然而草堂之靈可使之至我而寂寞邪於是託詞漁者而歌以復之且叙其所以見山水之勝因人而益名者如此直夫文辯而確喜名節而尤急於利人行且駕長舟泛巨川以博濟於天下棹歌之

聲又不止於東吳而已併識以待之其歌曰

黄河萬里出崑崙絡地經天赴海門欲知百折東趨勢

請看江南曲水村

曲水村中景㝡幽也宜杖屨也宜舟白沙翠竹灣灣路

楊柳芙蓉歲歲秋

水勢回回岸勢斜水邊隨處有人家漁郎放棹沿村去

一路東風吹柳花

溪雨迎潮溪水渾鱸魚出水色如銀赤鱗不顧竿頭餌

出沒波濤自有神

棹歌聲起釣船回野鴨鵁鶄四散飛只有沙鷗往来慣

中流側目看人歸

東灣沙積岸生觜西灣水齧岍成坳長歌一曲無人聽

百曲溪頭月又高

水面無雲月出早水面雲生月出遲雲生雲散元無定

潮落潮来自有期

驪山葬龍銀作海華清洗兒玉作池玉池銀海黃沙滿

江上漁郎夜夜歸
紫蠏行沙菊有霜紅蓮登岍白蓮香何人謾說桃源好
便有桃源是異鄉
司馬莊前碧玉橋黃龍浦上畫蘭橈弱流此去知非遠
借我長竿釣巨鼇

記四首

菊隱軒記

物之清貞而可愛者有三松也竹也梅也所謂歲寒三

友者其次則惟水仙與菊焉菊之為物稟金行之秀氣孕土德之精英不春而妍不秋而槁淩風霜傲桃李追三友而為羣自昔騷人逸士多嗜愛之比德於斯焉歳丙申余徙家清水之濵有屋數楹背林面流去市廛不百武而幽深樸野稱為讀書之居於其前得隙地焉皆荒穢不治明年春得佳菊數本乃翦菑翳去瓦礫手親蒔之未盛也又明年復得四本間錯植之滋壅培焉及秋黄縱紫艶掩暎庭階幽香逺芬薰襲衣履朝翫暮撫

不知金仙女真之在左右也於是作詩賞之題其屋之中楹曰菊隱而自為之記夫人之生終身大節出與處而已在已有可行之道一旦得志於時則出居廟堂佐天子施澤當世樹功名於無窮不遇於時則退處田野守丘壠奉宗祧徜徉於詩書禮樂花竹泉石之間以修吾身養吾性以無辱於所生二端之外其亦無他道也余年少出處誠未卜然自知駑鈍矧方今才俊滿天下豈乏余一人哉則其居是軒而效昔人之隱也固宜若

夫霜高露肅之晨月白風清之夜手執離騷一卷鈎簾相對長唫永歌而回思妄念一毫不敢萌於其中則比德之云雖未能企及古人而亦庶幾無辱於此君矣

綠陰處士墓記

物之生於兩間惟人為至靈惟木為至壽木之生也由萌蘗以至拱把以至合抱極其大而至於百圍不知歷十百歲而後成故世之言故家者必於喬木焉觀之鶴城之南瑁湖之東有高原焉相傳為晉陸氏外宅有倸

氏者世居於此亦不知其幾十百年矣地有皁角一株下擁孤根上扶三幹枝擾雲漢聲挾風雨處其下正晝日先不漏自遠而望之欝然如數百間屋父老言國初時已蔭地數畝不知為何時所植葢宋元物也永樂中徵天下材木造戰車此木幾隨而斤斧焉碩果不食以迄于今又幾百年矣嗚呼其茲所謂喬木也哉侯氏之先有諱芬者樸茂淳實雅樂山水尤酷愛此樹時憇息其下欣然若有所得因自號緑陰處士及卒其子謙從

其平生之所好也乃即其地營宅兆焉既葬題之曰緑陰處士墓後若干年處士之孫有曰仲孚者加封殖焉予間而往觀之曰美哉凡天下之囿于有者皆不能無所恃而自立是故物雖清非附于人弗顯人雖勝非附于道德功業弗傳雖或傳弗遠木之為物在在有之深山大谷之中瑶臺玉池之側曲房幽館荒林古道之濱觸目可愛然其間近于人者或傷于剪剔之勤遠于人者或困于樵蘇之厄至於陵遷谷徙風雷兵燹之變又

不在是焉未有若此木者託根于庭除只尺之間而又得處士以為之主似近實遠不夭不挫使行者數十里外望而知為處士之墓木也獨惜夫處士者抱藴弗洩吾生晼又不得以知其行事之詳無以振幽光而傳之不朽為可恨耳雖然一壟之居立錐之土遇不肖之子孫且不能保歳荒年饑漂泊流離死不克葬者又十常八九而侯氏自上世來綿綿延延不震以墜與此木相為無窮此亦不可謂無所自者處士生既得優游于此

以享大平之福死又得相從以克遂其平生之願九泉之下不亦其快然也哉然則非此木不能稱處士之勝非處士不能成此木之清為侯氏之子孫者尚世寶之勿翦勿伐使循其本則思吾祖宗之創立不為易擘其枝則思吾宗族之蕃衍同一源克此意也自今以往雖千載如一日可也豈直為門户之觀而已哉既與之記又為之詩曰青皇降精産嘉木兮亭亭如輪端靡曲兮上摩層霄撼坤軸兮有美一人愛之酷兮佳城蔚然蔭其

足兮滄溟可田陵可谷兮於千萬年峙雙玉兮吁嗟後昆保斯陰之常緑兮

錦溪茅屋記

出郡城而東舟行十餘里有水蜿蟺屈折北流者其名曰蟠龍塘塘折而東流遂為回翔容與之勢以趨上洋將東北歸于海别派入古村南出龍華以入于黄浦者其佳名曰錦溪溪之上屋數十楹葺之以茅古松曹先生家焉曰錦溪茅屋錦溪自宋樞密魏公利用十二世

孫石巖翁始居於此五傳至簡伯者始以古村自號於先生為五世祖而其弟寶古生明仲皆讀書尚文當元之季名勝之士避地東吴若鐵崖楊先生艾衲錢先生先弼張先生皆折行輩與之交文物之華詩書之澤至于今可考錦溪之名用是益彰屋則先生之所手闢以為燕閒之所因溪之舊而名之者也先生去古村既不遠博雅好古稱其後人其為此屋也節棁不施楹楝不飾脩篁美木暎帶左右先生居其中自督僮奴課耕植

外未甞一日去焉客有問錦溪之義者先生曰吾溪所謂錦者與他異西蜀之錦城因其物而名之者也錢塘之錦樹因其人而名之者也皆有待而然若吾之錦則吾溪之自有也夫日月星辰麗于上天之錦也山川草木粲于下地之錦也今夫溪之中烟雲之輝暎風水之相遭渚之花汀之草鳧鷖鴈鷺之翔集烟罶霧罟之低昂夾岍之丹楓流波之素月夫孰非錦乎是錦之在天地間葢無處無之吾先人獨有㑹于是而名之而吾承

先人之餘休又得因之以名吾屋良天佳時與二三友生坐其中抵掌談話考古今論人物壺矢博奕觴豆間設或醉而縱步溪滸留連徘徊返照入溪中金碧相組繡回視吾屋如在輞川圖畫中則欣然而返如是者逾五十年益入知吾屋之勝而不知以錦溪勝知錦溪之勝吾屋而不知其出於自然與所由來者遠也客曰嘻公之言辯矣而亦有未盡者夫以松之勝萃于溪以溪之勝萃于屋而又以先生者主焉將造物亦有不能堪

者乎若曰錦者溪之幻也吾弗敢專也而屋以茅又將以返其樸也則夫游于萬物而不過辨乎衆理而如愚不特可以資燕閒而已也先生欣然請遂書以為記用告于後之居此屋者先生名舒字約之古松其自號云

耕樂記

客有隱於淞上者曰徐民畏氏介余友宋君以耕樂字請余記余謂之曰子自謂耕樂試為予言耕之樂可乎曰可僕世家淞上而以農為業賴先人之餘休有宅一

區屋數楹婚喪賓祭蠶繅績織之具周馬有田數百畝耰犁鉏钁之罷服轅之畜備馬僕與家僮五七人致力其間時而春也勾芒揚旌荷鋤驅牛比耦並作時雨既降乳膏滂流釋耒而觀其喜洋洋是一樂也及乎夏也綠苗盈疇薰風遠來歲功未量即事多欣是一樂也由是焉而之秋我黍既登我稌亦成腰鐮而出捆載而入乃播乃揉乃車乃牛以先入于公田視吾廩而遺儲在焉可以奉親戚可以洽比鄰則弛然而休以此卒歲盍

四時之中勞者過半而樂無不在焉彼牽黄臂蒼衣繡丸金豪俠之樂樂矣而吾不願也駟馬高車鼎食鐘鳴侍妾如雲騶從溢衢仕宦之樂樂矣而命弗可踰故其所以樂者如斯而已矣余曰嘻善乎子之知所樂也彼皆樂其人而子樂其天彼樂其一時而子樂其常善乎子之知所樂也然子知耕之樂而亦知耕之未嘗無憂乎霖雨愆期平疇溢流雖欲耕不可得也亢陽為虐土膏不滋雖耕之不可種也既播既耰幾秋之收而賊於

螟螣灾於風雹耕雖勤不可得而食也子徒見其樂而不知其憂不為之備而失其恃將何居曰吾非一於樂而忘憂者吾見世之人有不耕而食者競刀錐騁奸利以瘠人而自肥者雖甚樂而憂日至焉吾之樂雖不若彼吾之憂間數歲而一至焉則又有蠲除之令賑卹之政以優之苟力之常勤自可無患而況國家承平日久明天子在上賢宰相在下一德交孚天人和同吾之憂又不知間幾十歲而一至也持彼較此則是吾之憂常

少而吾之樂也常多公其無戚戚於我乎余聞古之人有輕千駟之榮而甘心壟畝者適今見之又惟其言近於理葢野人之有見者因次第其說以歸之且以見寛閒寂寞之濵未為無味而遑遑於朝市者不必果斯人之優也弘治已酉正月十五日記

雜著十四首

王孫滿却楚論

昔者楚莊觀兵於周郊問鼎輕重大小周王孫滿以天

命折之楚子懼而退後之論者謂滿不能輔其君以修德而徒以口舌幸功名使周之恃虛文而忘實政陵夷至于不振皆滿之罪吾切以為不然夫事有不可以一日成勢有不能以一朝居當一朝不可居之勢而責人以一日不可成之事君子謂之刻且以為不知務何則修德以强國使敵人不敢窺與不修德而臨難恃口舌以幸免二者之得失不待明者而後知也難之已至袖手無策而徒咎其平日之不能自强與出萬死而紓國

難於倉卒使他日猶可以有為二者之得失亦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君子之居人國豈不欲致其君於堯舜湯武之域而四隣莫之敢侮乎顧其事不可以一日成而禍患之來有不能一朝居者則夫舍其上而就其中追於一時以圖功於後日葢亦未可以深訾也為國之道如治身然養之於平居者上也療之於臨疾者次也能養之於平居疾固無由而至疾之至則其不能養者也既不能養而致疾而其疾又未能以卒去顧乃以平日

之不能養身并與其方之可用者而置之而伏枕以待斃此則庸夫之所不為也於此有人焉投以姜桂進以豨苓雖不能必其元氣之遂完而一時之邪沴因是少挫參苓芝朮之劑得以緩酌而漸施此二人者其得失何如也有旁觀者不咎其主人之不能養身而顧責醫者曰汝以藥而已疾主人將恃藥而輕身使主人之喪其生者皆汝之罪則不惟謂之無恩且以為妄人可也滿之却楚葢如此矣君子不取其一時排難之功而乃

以周之不振為滿之罪此則後學之所惘焉者也且周自夷厲以來王威日替至于定王又十世矣德之不修葢非一人一日之所為楚之所以敢肆然無忌者固亦周自有以召之也然遂欲赫怒整兵以驅之則誠有所不能矣而又泯然無一辭以折之楚之所以加周者葢亦未可知也而周之為周亦岌岌乎其無以自存矣幸而有一王孫猶能稱述乃祖之遺烈據天命以絶覬覦此固文王之祀所賴以綿延數百年之一助也若滿者

雖不可語修德於平日之君子視伏枕以待斃則有間矣論者不以為功則已過以為有罪無乃傷於刻乎今其言曰人知滿有却楚之功於一時不知滿有怠周之罪於後日嗚呼滿之却楚葢出於卒然初非熟議大廷之上違衆論而獨出者勢固不容以深慮而其所言要亦無倍於理議者雖以為非使處其地恐未有以易之也以是為罪亦難乎其心服矣第以楚兵既卻不聞有恐懼修省之事真若恃口舌以為安此則周之君臣當

分受其罪而難以責滿矣凡人之情輕於避事而重於任事周之衰微積漸於累世而王孫滿一旦以卻楚當之人亦何苦而任事邪信斯言也衰朝叔世得一人焉則亡國之罪有所歸而高枕肆志矣噫是可以為後世訓邪

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可以通天地之塞者其聲乎夫氣塞乎天地者也有天地斯有氣有氣斯有聲人之聲在天地間與元氣同出

入猶魚之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聲得其中則雖生殺萬狀慘舒陰陽亦理所必至者其沈宫振羽戛玉鏗金使欝者以邕窒者以通來清商而逹陽和又何足怪歟故聲者出於氣者也氣者從夫聲者也聲宣則氣從而宣矣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其知天地之故通造化之妙者歟或者曰氣運於天者也聲者發於人者也氣之運於天也冲漠而無際聲之發於人也要眇而纎微以纎微要眇之聲感冲漠無際之氣其亦不相及矣即

其不相及而欲其相通何異投寸膠於千里之河而待其清邪是不然天下之事視夫理而已理之所無不能强而有理之所有不可强而無聲之與氣惟不同出於天地則已如其同出於天地則此感彼應亦理之自然也今夫人喜而笑怒而嗔哀而哭樂而歌是人之情也動於氣而發於聲者也喜怒哀樂主於氣笑嗔歌哭主於聲是二者常相須也使喜而不得笑怒而不得嗔哀也而不得哭樂也而不得歌則欝矣氣欝則情傷情傷

則疾從而生矣故笑也者所以宣其喜之氣者也嗔也者所以宣其怒之氣者也哀也之於哭樂也之於歌亦莫不然是天理之自然人情所必至也故知笑嗔歌哭之用則知聖人作樂之用矣今夫天熙然而春夏凜然而秋冬是莫不有風莫不有氣也春而夏也自東北而之南則曰條曰明庶曰清明曰景而艮震巽離之氣屬焉秋而冬也自西南而之北則曰涼曰閶闔曰不周曰廣莫而坤兌乾坎之氣屬焉其本則一其分則殊自有天

地以來無一息之或停是聲之所從出也而其通與塞則又係乎聲焉聖人者既知夫天下之聲由氣以出而又知夫天下之氣因聲以宣故當治定功成之日而樂乃作焉蓋和之以六律調之以七均分以八卦配以八音法其象而為之器推其類而宣之聲故為之匏以配艮所以宣夫條風之氣也為之竹以配震所以宣夫明庶風之氣也為之木為之絲所以宣夫巽之清明離之景風之氣也為之土為之金所以宣夫坤之涼風兊之

閶闔風之氣也為之石以宣夫乾之不周為之草以宣夫坎之廣莫洪纖疏數之各中其度温涼寒燠之各應其節奏之一堂之上而通乎有形之外發於尋丈之間而妙乎無朕之中故笙竽之聲作則艮之風皆簫管之聲作則震之風皆柷敔扣而巽之風皆琴瑟和而離之風皆塤之聲作而風皆於坤金之聲作而風皆於兌玉振而風皆於乾鼓鼗而風皆於坎其動也若振之其來也若引之如鶴鳴而子和如雲蒸而雨集陰陽以之和

風雨以之時災害以之息禍亂以之消玉燭調而太階平五穀熟而人民昌果何為而然哉曰此聖人作樂之本心也聖人知風氣之有賴於聲而作樂以宣之則夫聲至而氣和固天地自然之理也或曰是則然矣然聖人之樂必待治定功成而後作則前乎此之八風固聽其自若耶曰陰陽理而後和禮法之不修則八風固無自而和也曰三代而後禮樂之崩壞也久矣而洪荒之世固未嘗有樂也則八風之閉塞不其甚邪曰洪水滔

天龍蛇為害此固風氣之不通夏雹冬雷霜降失節亦陰陽欝塞之咎也是故鼓槖而風生擊石而出火鄒衍匹夫也吹律而温氣至秦青曲藝也商歌而行雲遏自古及今聲之有動於氣也尚矣而於聖人之作樂也何疑

夜氣論　缺文一篇

雲說

易曰雲從龍傳曰龍興而雲從雲之遇其時而出者也

陶弘景云嶺上多白雲雲之不遇其時而處者也夫雲一也而出與處異焉亦各視其時而已矣余家九山之下當夏秋時雲出其上朝夕萬狀如蓋停如帶縈如虎踞如龍翔如林擁而山峙如旆卷而旌舒窪者窿者浪者波者絮者鱗者而如瀫黛者不知其皆捲滄溟澤槁畦如易與傳之云邪抑將止於弘景之云以襯丹霞夾明月伴幽人而娛逸士者邪吾皆不得而知之非吾不能知時之不可以預期雲亦不能以自知也雖然亢陽

為虐雲固無如之何而霖潦彌旬癡頑翳空亦非雲之
過矣誠使玉燭調而泰階平陰陽和而年穀登雲於其
時悠然卷舒於太空而畧無事焉則亦何必拘於遇不
遇出處之閒哉乃若五采郁紛玉葉金枝當文明之世
融結天和而光華於六合之上益非人之所得而知矣

上怡菴論圖誌書

任俊回領所賜書及新修圖誌得以覽觀城陽山川形
勝之槩撫卷遐思如見肩輿騎從徜徉於浮來馬鬐閒

也幸甚幸甚第觀其中尚有一二可疑因稽之經傳果有不同闊遠無從質問敢以書白按春秋莒己姓之國魯文公十八年庶其始見經清前所述序文誤以為姒今誌以為少皞之後嬴姓似與傳疏不合又嬴本伯翳之後不聞少皞之後為嬴姓也莒自文公時見經其後會盟征伐歲歲而與至昭公十四年猶書莒子去疾卒首末如此而定公十四年書城莒父及霄注魯二邑莒與莒父並見於經其地之非一明矣今誌以城陽為莒子

之都而又以為子夏作牧之地亦似可疑然誌又謂莒始封在高密縣東南春秋時遷于此則莒地元自有二而高密正當魯界之中竊意城陽是後遷之莒而子夏所治或是莒之始封因遷而入於魯今之莒州子夏未嘗到也但莒父為始封之莒亦未見其為必然又恐魯界之中别有莒父之迹亦未可知耳若合而為一必不可也夫終身坐談不如一時親見今生身在東吳而欲考青徐數千里外地里之同異亦見其妄矣然山川封

域實誌記之大端一時筆削千載取信若乘此校讐考訂明白傳之後世亦一快也步蟾圖已領老父承尊問粗安漸暑惟倍萬保愛不具備

與任芸軒論喪禮書

清頻首昨所論喪禮送帛謝孝二事諸公之論互有異同僕按此二條者家禮並無明文惟居喪雜儀中謝狀式下注云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今之謝孝葢昉于此然只令子姪發書則未嘗躬詣人門如今

所謂謝也今諸君謂謝孝不當變輕服竊謂此一節者好古君子自當據禮不行若欲行之則只得輕服禮三年之喪既葬換葛衫小祥換練服以次而輕而墨縗從事古猶不廢齊斬之服豈所以為容者而欲其以此叩人之門乎凡荅謝或在既葬之後而送帛必於未葬之先既葬猶令子姪發書則送帛而子姪出名未為無據又所以令子姪發書者非自為尊大以蔑人也葢以孝子居喪神志荒迷故設護喪設司書設司貨各職其事

以不奪孝子哀戚之情此古人制禮之意也今士庶之家固不能然若卿大夫行之則自不為過也但以其他大節或未能一一合禮而獨於此行之所以致此紛紛之説耳温公云凡弔及送葬者當問主人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為之執紼負土毋擾及其飲食財貨夫帛非財貨之類乎今不以受者為非而顧議送者之得失亦見其過矣原其所以葢由其他失禮皆無預於人而此一節乃類於輕已所以於此見之獨詳而於彼則不覺耳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假令送帛謝孝皆禮所當然孝子行之又一一合禮亦不過所謂易耳未見其為盡善也况今之送葬鐃鼓聒天旌幢翳日倡優伎樂填巷塞途皆孝子慈孫所不忍見者既以恬然行之則此二事當與不當又何足計乎大抵今之行禮者多遺其本而粉飾於其末論其事者亦忘其大者之為非而指摘其細小之一二是皆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者伏以揚推古今考論得失先生長者之事也愚何足以當

此然猥承下問不容以默故輙據禮之經而獻其説如此執事以為何如

山喻　缺文一篇

海喻

吳生哲既試於有司卜日入郡庠請於余願有所益也余曰然子家鄰海嘗觀于海乎吾將以海喻夫海天下之水莫大焉然海之自處天下之水莫卑焉莊生有言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見其溢尾閭泄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見其竭由天而内由地而外皆海也其大可想已而測其高下則自河淮江漢下及沱潛陂湖之蓄溝澗之出皆海之所讓而右焉者也海惟自處以卑而讓河淮江漢之屬以其右而河淮江漢之屬咸聚而歸之故能涵元氣括坤區茫洋渾浩浴日月而下上之吞舟之鯨冠山之鼇九萬里之鵬明珠文犀珊瑚琅玕瑇瑁之類瓌瑋譎怪不可名狀之物皆托而生焉至魚鹽蜄貝蝦蠣之饒利滿天下挹取無極而天下之水卒莫

有加焉者無他凡以卑而能受耳嗟乎有海之大而猶卑以受焉而況其非海者哉今吾子之學於兹三年矣操筆墨為文詞固煋然可觀方之以水猶未當海之萬一也乃今出家塾而進於庠序之間庠序之間凡峩冠博帶立乎子之前者非止陂湖之蓄溝澗之出而已也天下之所謂英雄豪傑與古之人又非止峩冠博帶立乎子之前之數人也苟亢而仰焉彼皆反流而之他豈復為子有哉彼不為子有而子能為其大哉易曰謙尊而

先地道卑而上行故吾願吾子之思之也弘其中以受善降其外以來之收其身於繩墨矩矱之中而俯首疾足以自趨於平實之地此今日之至要而吾子之所宜聞也若夫所謂涵元氣括坤區吞吐日月育神奇而利天下則異時之事余未敢以予子也然進而不已則其至於是亦自有必然者顧吾子之不屑焉而他復有見則未可知耳雖然此好高者為之自足者為之務馳騁而不求實者為之非吾子所以請于予之意也

齋舍雜銘

有倬其形有覺其稜不雕而貞是惟予所憑書於斯詩於斯容之跛矣惟爾規

白鳳之髓青藜之烟銅龍合瑞照予遺編嗚呼霜林月淡銀箭更闌將子無惰逭予素餐

厲爾鋒直爾躬辭之輯矣惟爾庸彼腴而誕爾惟無面從

玄松降質熺於火龍含雲畜霧其出無窮子之文兮顯

予庸予不文兮嗚呼栽我躬

爾質重而體方爾形厚而居有常惟其然故能得壽考

而永鎮於文房

寢非枕寐弗安安厥枕身乃患君子人惟克艱常惺惺

對聖賢

古松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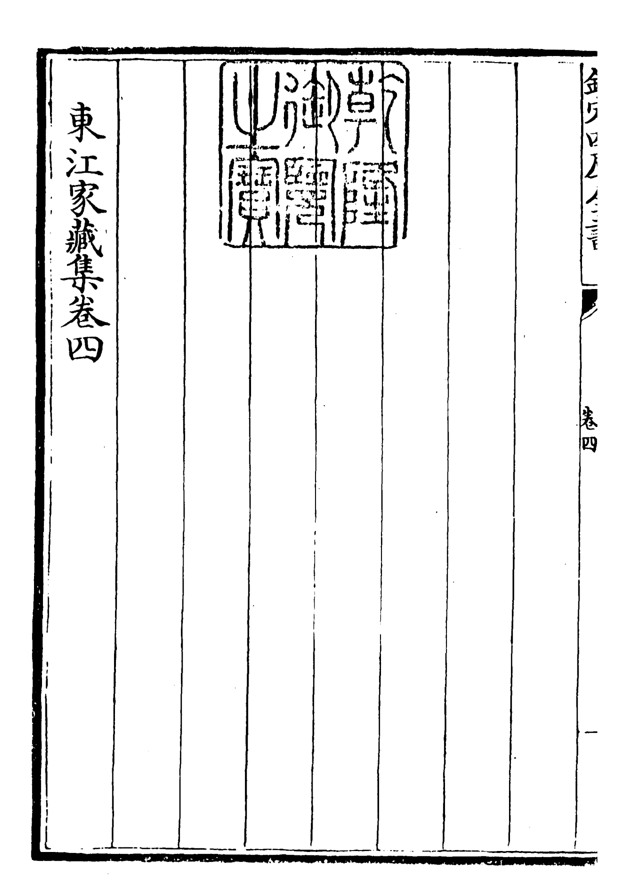
長蛟之精蒼龍之靈玄機不宰委質千齡連山月黑陰

谷風生不覩其形請聽其聲

長春道院粧像疏

大極函三為一信大道之無形真宰居高聽卑儼威靈之在上況乎清都玉局之旁紫極紅雲之側曹分署列各有攸司既玄綱流演於下方宜像設依稀乎上界載惟本院剏自先朝玉垣紫宇想蓬萊方丈之規模月鸞星冠列金闕玉樞之位置究觀軌範有足瞻依洎乎近歳以來偶屬玄風之否珠宮不改共嗟廉級之侵苔玉座未移已覺龍山之變色近方繕理式復舊觀惟虎豹

之關已就肅整而天日之表猶乏莊嚴内觀心外觀身既未能不涉於有服其服行其行又豈得盡歸於無將求冠珮之森嚴必仗泉刀之流衍然而削雪煉砂術不在我至於傾囊指困事須告人諒吳淞江上無非樂道之家而兜率天中自有如電之目但得腰纏十萬貫即神仙立見於虚空不須日誦五千言管福禄永延於後裔允為勝事各載芳題



東江家藏集卷四